

宁波是举世公认的“海上茶路”启航地，2011年起，我市茶文化界又提出了“甬为茶港”新概念。

如果将视野打开，不难发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最近出访时高频率提到中外茶路、茶事；而包括我市在内的沿海、沿江城市正加紧规划“海上丝路”的宏伟蓝图。这一切，为宁波的茶文化探索提供了更广阔的时代背景。

一缕茶香述古今。

“海上茶路” 宁波启航 “甬为茶港” 名副其实

竺济法

宁波是无可争议的“海上茶路”启航地



日本高僧最澄带来的浙东茶籽种植在奈良县近江坂本园吉茶园，为日本最古茶园

茶叶、瓷器(包括茶具)是“海上丝路”的主要商品，因此，“海上茶路”是“海上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泉州、漳州、蓬莱、扬州、福州、广州、南京、北海9个沿海、沿江城市，正在联合将“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宁波是其中的重点城市之一。在9个城市中，谁是“海上丝路”始发港或启航地较难认定。

与“海上丝路”一样，“海上茶路”同样是由多个沿海、沿江城市组成，非常难得的是，宁波作为“海上

茶路”启航地，早在2007年就得到了海内外茶文化专家、学者的确认。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种有茶叶(包括投产茶园或观赏茶树)，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播出去的，其中中国茶种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发生在宁波。

唐贞元廿一年(805年)，到浙东学佛的日本高僧最澄，携带天台、四明山的茶叶、茶籽，从明州(宁波)回日本，这是中国茶种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最澄将带去的浙东茶籽种于奈良县近江坂本日吉茶园，那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

唐、宋时代，明州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茶叶、茶具、丝绸等物源源不断输出世界各地。宋代明州设高丽使馆，专事与高丽(今朝鲜半岛)官方往来及海上丝、茶等贸易事务，今遗址尚存。

宋代以后，明州与日本、高丽海上贸易大增，官方和民间贸易极为活跃。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宁波已造出两艘当时世界吨位最大的600吨级“神舟”，主要用于官方海外贸易。

清光绪年间，时任宁波茶厂副厂长的刘峻周，受俄国皇家采办商波波夫邀请，带领12名茶叶技工，在宁波采购了大量茶籽和茶苗，经海路到格鲁吉亚种茶，获得成功，开创了近代宁波至格鲁吉亚、俄罗斯乃至整个独联体的另一条“海上茶路”。晚清时期，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尤其是绿茶，仍有全国茶叶出口半壁江山之称。

当代宁波港仍为全国茶叶出口主要港口，尤其是近年每年出口12万吨左右，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三成以上。

宁波还有举世闻名的上林湖越窑青瓷遗址和清代玉成窑遗址。茶具也是“海上茶路”的主要商品。

2007年-2013年，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先后四次召开“海上茶路·甬为茶港”国际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公认宁波为“海上茶路”启航地，并于2013年通过了《“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



2009年建成的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位于宁波市三江口古码头遗址

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名片

引起中外人士尤其是茶界人士广泛关注的是：自2013年3月至2014年7月的16个月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时，连续三次说到中外茶路和茶事。

今年7月16日，习主席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开篇就讲到200多年前中国澳门茶农越洋到巴西帮助种茶增进友谊的故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这句中国古诗来形容中巴关系再贴切不过了。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浩瀚的太平洋没能阻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进程。200年前，首批中国茶农就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巴西种茶授艺。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中巴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结下的真挚情谊，恰似中国茶农的辛勤劳作一样，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喜悦，品味的是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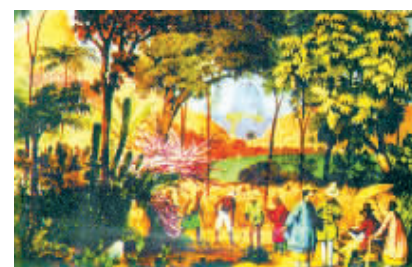
据记载，巴西从中国引种茶树始于1909年前后，其茶树和茶籽是从澳门通过海路到达巴西的，为中国唐代茶传日本、高丽(今朝鲜半岛)之后的第三个国家。

2013年3月23日，习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将17世纪从福建武夷山等地到俄罗斯的“万里茶道”，与当代的中俄油气管道相提并论：“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

今年4月1日，习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在论述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时，巧妙地以“茶酒论”阐述当今世界的多元化：“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他倡导各国文明求同存异，共建美好未来，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欧洲茶叶多是16世纪通过海路从中国输出的。

习主席在短期内连续三次出访时巧说茶事，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说明了他对中国茶的高度重视。

茶为国饮，中国是茶树原产地和茶文化发源地。宁波茶文化历史悠久，当代茶产业亮点颇多，闻名遐迩的越窑青瓷和玉成窑后相继有人，尤其是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七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中绿杯”名优茶评比已成为国内名茶评比的权威品牌，包括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7次主题研讨会，在海内外茶文化、茶产业领域产生较大影响。有鉴于此，作为古今闻名的港口城市，笔者期盼把“海上茶路·甬为茶



19世纪初描绘中国茶农在巴西种茶的油画

港”作为宁波主体文化之一来打造，像“杭为茶都”那样，提升城市形象，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使其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独特城市文化元素。

笔者提出以下设想与建议：
——建设“海上茶路·甬为茶港”主题博物馆。该主题博物馆可附属于正在规划中的福泉山茶文化博览园，或附属于未来需要建设的大型茶市中。

——建设现代化大型茶市。我市现有金钟、鼓楼、中兴、二号桥四处茶市，这些茶市或比较简陋，或规模偏小，或人气不足，均不甚理想，滞后于宁波蓬勃发展的茶产业、茶文化，亟需规划建设大型现代化茶叶、茶文化多功能市场，包括已严重滞后的优质农产品市场。

——在三江口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及主要广场、公园种植四色茶树景观。宁波现有绿、白、黄、紫自然四色茶树资源，尤其是自然黄茶一枝独秀，遍植四色茶树景观，有利于人们观赏和认知。

——在市区和各县(市)区引导建设数家茶文化主题宾馆，吸引爱茶旅客。

通过这些举措，努力丰富我市的茶文化元素。

今年6月22日，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宁波作为中国大运河沿河城市之一，成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为“海上丝路”的申遗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与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路”内涵更丰富，涉及国家和地区更多。

周国富先生在《“甬为茶港”与“杭为茶都”珠联璧合》中指出：“‘甬为茶港’这一提法很好，非常有远见。既要注重历史，也要把握未来。希望宁波市领导能注重打造当代茶港发展要求，把‘甬为茶港’打造成有特色的和有竞争力的品牌文化。衷心希望‘杭为茶都’、‘甬为茶港’成为浙江乃至中国茶文化的两张金色名片。”

如果从这些大背景来看“海上茶路·甬为茶港”，其中意义深远。

“甬为茶港”与“海上茶路”相辅相成

2007年杭州市提出的“杭为茶都”文化工程，经过数年打造，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011年，根据“杭为茶都”的成功经验，我市茶文化专家提出了“甬为茶港”的新概念，受到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各级领导和专家的肯定。“甬为茶港”与“海上茶路”相辅相成，也是对“海上茶路”的补充与深化。

2013年4月，“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在宁波召开，与会的9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通过《“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再次确认宁波作为“海上茶路”启航地的历史地位，认为宁波茶叶、茶具出口年代之早，时间之长，数量

之多，影响之大，均为中国之最，“海上茶路”由此启航，“甬为茶港”名副其实。与会专家、学者还指出，“海上茶路·甬为茶港”是宁波具有国际性的独特城市文化元素，做好这篇大文章，对宁波和浙江，对全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人也也许会认为，宁波作为国际著名的“东方大港”，如果冠名“甬为茶港”突出宣传，是否会削弱或影响宁波港的地位？

笔者以为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港口与城市一样，一般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如宁波目前就有多种桂冠——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具

有制定地方性法规权限的“较大的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公众首选宜居城市等，这些荣誉都是累积或递进式的，并不会因为某项荣誉而影响城市的其他定位。

城市如此，港口亦如此。宁波港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东方大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主要港口。当代港口发展迅猛，目前集装箱吞吐量在国内港口中名列前茅，居世界同行前十位。将其冠名为“茶港”，或称“甬为茶港”，不妨看成是港口的一项功能，并不影响整体地位。如果将宁波港比作全能冠军，类似的“茶港”或其他“某某之港”，则可视作单项冠军，可谓锦上添花，多多益善。



刘峻周在格鲁吉亚茶园留影



2014年4月出版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

文艺苑点将录

《小平南巡》创作始末

——陈继武

自述

1999年，我接到通知，要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绘制一幅以邓小平南巡为主题的大型油画作品。当时画这方面题材的画家很多。接受任务后，我画了好几幅稿子，但都没有通过，最后在听取和综合许多艺术家的建议后，决定创作小平同志坐在南下的火车里深思的画面。重新画了草图寄到北京后，博物馆领导与展示典藏部专家立即同意了这一构想。又经过几个月的修改、调整，北京方面最后定下了初稿方案。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开始创作时，仅仅是素描稿，就在贺监视昏暗的大厅里画了三四个月。后来，我又转到解放桥北境的建设银行12楼画室，继续

进行漫长的创作。画领袖作品是非常严肃、非常慎重的工作，不得有任何的马虎。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搜集相关的图像文字资料，通过艺术的手法，来塑造形象、营造情景，使作品神形兼备，真实可信又富有艺术魅力。

到2002年上半年，作品历时三年终告完成。北京立即派出专家组来甬验收，我又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个星期，最后拍板定稿。

在这幅最后成品为183厘米×258厘米的巨幅油画里，小平同志安坐在南下的列车上，两眼深情地望着窗外的大地，阳光映在小平同志脸上，一切都显得安详平静，但身后却是风起云涌。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期，中国

的发展应该何去何从？小平同志一直在思索。

2003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小平南巡》有幸列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后首次举办的美术作品展。

2009年9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开展，并成为该馆永久性展览之一，《小平南巡》是《复兴之路》展览中唯一一件反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画作。

艺术家是时代的号手，能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一件令人回味的作品，是一个画家最大的欣慰。

(严龙 整理)



严龙 摄

陈继武，1942年10月出生，福建福州人。1967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文联主席。作品《江山多娇》获全国第三届画展一等奖；《面向未来》获全国第四届画展一等奖，被上海美术馆收藏；《中国之春》获全国第五届画展金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夜读》、《小平南巡》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